



阿一旦的故事



纳西族民间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納西族民間故事

阿一旦的故事

云南省丽江地委宣傳部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內 容 提 要

本書搜集整理了二十一篇納西族民間故事、傳說和寓言，流傳在雲南麗江地區，內容豐富多采。在《阿一旦的故事》中，嘲笑了木天王的卑鄙、凶殘和無能，歌頌了勞動人民的機智和聰明；在《人類遷徙記》中，用非常優美的神話，講述人類產生的經過，頌贊了男女主人翁艱苦曲折的勞動，並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勞動創造世界的真理。《放豬栽桃》、《拉柯和蓮命》、《阿才和米花》、《龍女和樵哥》等篇，反映了人民對婚姻自主的要求，歌頌了男女真摯堅貞的愛情。在《火把節的由來》中，指出了最後的勝利不是屬於獨斷、蠻橫的統治者，而是屬於廣大人民。其餘各篇或反映勞動人民勤勞勇敢的民族性格，或諷刺了紳士秀才的鄙陋庸俗，也各有特色。

目 次

阿一旦的故事	1
木家敗	1
三口瘋猪	3
爬粮架	5
公喜?母喜?	6
拿魚去	8
上楼下楼	9
阿一旦唱戏	10
学狗叫	12
阿一旦的詩	14
木老爷吃屎	17
張飞战岳飞	19
人类迁徙記	22
金沙江和玉龙山	45
迫害	49
阿才和米花	65
拉柯和蓮命	71
阿沙米	79
放猪栽桃	87

龙女和樵哥	93
崇人抛鼎寻不死药	102
火把节的由来	109
山神爷	112
石門开	114
小木盒	119
有名无实的猎手	124
吃鬼	131
尿話秀才	133
木匠和画家	136
青蛙和烏鴉、狐狸	138
兔子和青蛙赛跑	140
聪明的小兔	142

阿一旦的故事

滇西北的高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名叫丽江。这里聚居着勤劳勇敢的纳西族人民。阿一旦就生长在这个地方。

阿一旦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間的人，出生在黄山村一家貧苦的农民家里，他家是木老爷的佃戶。阿一旦幼年曾讀过三年私塾，后来为了抵償欠下木老爷家的地租，就做了木老爷的长工。他整天象牛馬一样地干活，不但得不到工錢，連飯也吃不饱，因此非常痛恨木老爷。

木老爷呢，他覺得阿一旦聰明伶俐，又有点文化，使用起来比別人合意，經常对他另眼看待，但阿一旦並沒有被木老爷这种小恩小惠所迷惑，相反地，他利用这些方便，和奴仆們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来愚弄木老爷，这样，既帮助了穷人，又为穷人出了口气。

木 家 敗

邻居阿肯直死了，留給他的老婆一架破旧的脚碓和四个小孩，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他的老婆幫人家舂米、舂餌缺过活。日子久了，这盘脚碓漸漸坏了，又制不起新的，阿肯直的

老婆不由得伤心地哭起来，几个小孩也跟着母亲一起哭。这时阿一旦从她家门口经过，听见了这悲惨的哭声，就进去问明缘由，安慰了她一番，说要帮她制一架新碓。

木老爷家有架脚碓，是木家派了很多，从金沙江边运来石头、从玉龙雪山上运来木料、又派了高明的石匠、木匠制造出来的，舂起来又快又轻，米糠脱得很干净，米颗舂得很均匀。阿一旦想，“这架碓这么好，能把它给阿肯直家才好呢！”

一天早晨，那架脚碓正在“呱啦啞”、“呱啦啞”地舂餌，准备给木老爷下茶。这时候木老爷还没有起来呢。

阿一旦装得慌里慌张地跑到木老爷的卧室里，带着几分不安的神情，向木老爷报告：

“老爷，老爷，兆头不好啊！”

“什么兆头不好？”木老爷惊慌地从被窝里伸出半个头来说。

“你听，‘木家败！’‘木家败！’‘木家败！’……”

“混蛋，你在说什么！”

“新制的那架碓，在说不吉利的話呀：‘木家败！’‘木家败！’老爷，你听！”

木老爷把头全部探出来，侧着耳朵听。碓重复地响着“木家败！”“木家败！”他越听越象，把脸都气白了。

“是吗？老爷，这个兆头不好哇！”阿一旦补了一句。

木老爷皱起眉头，喝令道：

“快去，拿把斧头砍了当柴烧！”

“这架碓还是新的，砍了多可惜！不如送给穷人。”

“这岂不便宜了穷人！”老爷摇了摇头，心里有些舍不得。

阿一旦忽然叫道：“有了，有了，阿肯苴家有一架碓，旧是旧了一点，但会说吉利话，‘木家旺！’‘木家旺！’拿这架碓和他家掉换不好吗？”

木老爷想了想说：“对，对，对，你立刻去把‘木家旺’抬过来，把这背时的东西换给她们。”

阿一旦换来了阿肯苴家的碓，木老爷一看，是架烂碓，根本不能用，不觉大怒，正要发作，阿一旦连忙笑着说：“老爷，这架碓虽然破烂，却会说吉利话！放在家里，木家会更兴旺呢！”

木老爷不觉转怒为喜，笑眯着眼睛。

赵净修整理

三 口 瘋 猪

雪下得好大，丽江壩子都被铺满了。天气越来越冷，眼看快要过年了。有钱人家杀猪宰羊，准备了各种过年的东西。穷人家过年就象过关，大年三十夜，地主家的狗腿子还要去逼着交租。他们剩下的最后一只鸡，也会被地主抓去，还准备什么来过年呢？穷人家过年，不用说吃肉，有的连饭也吃不上。

木老爷家养了许多大肥猪，杀了几只，还剩下三只。阿一旦想，可以动手了，不然就晚了。

阿一旦买来半斤花椒，和在饭团里，丢给那三口肥猪吃，不一会就发作了，肥猪又叫又跳。

阿一旦连忙跑到上房喊道：“老爷快来看，肥猪疯了！”

木老爷到猪圈前一看，只見三口肥猪睡在地上，口吐白沫，滿眼都是血絲，仇恨地看着他，嘴里不断地哼着，象要吞下他的样子。木老爷吓得跑走了。一边跑，一边喊：“快把猪杀了！快把猪杀了！”

阿一旦說：“杀了怎么办？瘋猪不能吃，人吃了也会瘋。”

“你把肉背到街上去卖，卖给別人吃。”

不一会，阿一旦和几个仆人就猪杀好了。他們背了肉到街上去卖。

阿一旦边走边喊：“卖瘋猪肉！卖瘋猪肉！”

別人一听說是瘋猪肉，一个也不敢买。他們在城里轉了一圈，又把猪肉全部背回去。

老爷見猪肉一点也沒有卖掉，就大怒罵道：“你这个笨蛋，只会吃，不会办事。”接着又教訓道：“人要放聪明点，不要說是瘋猪肉。”

第二天，阿一旦和几个仆入又去城里卖肉。阿一旦一边走一边喊：“快来买不瘋的猪肉！快来买不瘋的猪肉！”

別人看見他昨天喊“卖瘋猪肉”，今天喊“卖不瘋的猪肉”，还是不敢买。

阿一旦他們又在城里轉了一圈，又把猪肉全部背回去。

木老爷想起那几口肥猪，都曾用血紅的眼看他，咧着嘴，露着牙，象要吞下他的样子，就說：“把肉拿去埋了吧。”

阿一旦和几个仆入，就把这几百斤肥猪肉分送给最穷苦的人家，讓他們在过年时也能吃到一片肉。

和学書口述 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学丽江調查队整理 艾伊里执笔

爬 粮 架

六月里，天气悶热得很，木老爷家的佃戶、奴仆們都汗流浹背地忙着打谷子。阿一旦在扫着剛卸完麦捆的粮架脚脚，也热得連連地揩着額头上的汗水。

这时候，木老爷正閑得发慌，他一搖一摆地来到麦場上，看阿一旦干活。

“阿一旦，你很会騙人，今天你能騙我一次嗎？嘿！要是不能，小心你的狗腿！”木老爷半开玩笑半带威胁地說。这时，木老爷左手叉着腰，右手在解絲綢衫子的胸襟鈕子，喘着气，一双奸詐的、半眯縫着的眼睛斜視着阿一旦。

“哎呀，老爷！快別提了，我不敢再和你开玩笑。”阿一旦故意装着乞求的样子。

“你以后要放規矩点！”木老爷認为这回可以吓倒阿一旦了，于是就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

阿一旦微微抬起头說：“我不是怕你，更不是不能再开你一次玩笑，可是……”

“可是怎么样？”

“我父亲会揍我啊！他說我常常触犯你，对老爷不尊敬。他随时都注意着我，如果知道我又触犯了，晚上回去就要挨揍了。”

“这不怕，我叫他不要揍你。”

“木老爷。这样吧，請你爬上粮架，看看我父亲是不是在

家，如果他出去了就好啦。”

木老爷就把凉鞋脱下来，穿着那双光亮的大红袜子，费力地爬上粮架。

“好了，阿一旦，你父亲不在家。”木老爷在粮架上，手脚颤抖着，几乎摔下来。

阿一旦在下面暗自诅咒道：“叫你也尝尝爬粮架的味道。”一面漫不经心地应道：“是呀，我父亲一早就出去犁田去了，天黑才回来呢。”

“那你怎么骗我呢？”木老爷在粮架上发急道。

“不是你叫我骗你一次吗？”阿一旦得意地笑开了。

赵净修整理

公喜？母喜？

一个冬天的早上，天还没有大亮，阿一旦就到木老爷家去上工。寒风从雪山上迎面刮来，阿一旦连连打着寒颤。他把衣带勒紧，两只手紧紧地攥在袖筒里，使劲抱住胸口，这样似乎可以暖和一些，但是不听使唤的牙齿还是连连碰击着，发出咋咋的声音。

“开门！开……”阿一旦还没叫完第二声，门就开开了，这使他吓了一跳。

“今天的门怎么开得这样快？”他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

“大吉大利，子孙兴旺，大发大旺，长命百岁。”木老爷拦门

站着，双手捧起满满一大瓢的凉水，嘴里叽哩咕噜地嚷叫着，把铜瓢送到阿一旦的嘴边。阿一旦才明白过来。原来昨天晚上太太生了娃娃啦。阿一旦当了“头客”。照纳西族的规矩，当“头客”的先要喝凉水，给小娃娃解除口舌是非，免灾免难，一辈子享清静福。然后请“头客”吃白酒、鸡蛋、甜汤圆。是规矩嘛，阿一旦只好把那一铜瓢凉水喝完了。

“公喜？母喜？”阿一旦问。

“是个公喜，——少爷，唉！”木老爷回答着。口气很不高兴。因为纳西族有一种说法：“头客”是决定小孩一辈子命运的，“头客”是个大官贵人，将来孩子也能成为大官贵人；“头客”是个贫民或者奴仆，将来孩子就要吃苦受罪。今天，大少爷的“头客”碰上个长工——阿一旦，木老爷很不开心，干脆把规矩也抹掉了，白酒、鸡蛋和汤圆就没有给阿一旦。

阿一旦受了这次侮辱，恨极了，脑子里盘算着怎样报复：“总有一天也给你尝尝喝凉水的味道。”

那年腊月底，年关逼近了，木老爷家正忙着准备过年。偏偏这时候阿一旦好几天不见面，木老爷家搁着许多活没人做。木老爷很着急，叫人去喊过几次，仍旧看不到他的影子，木老爷没办法，只好亲自去喊他。

“阿一旦！阿一旦！”木老爷一面叫一面推门进来。

“大吉大利！贵人当‘头客’！子孙兴旺！大发大旺！”阿一旦高叫出来，脸上带着微笑，双手捧了一大瓢凉水，送到木老爷的嘴边。

木老爷一生以来没有喝过凉水，但这个规矩又不好违反，

显得十分狠狠。他勉强喝了一口，就想应付过去，但被阿一旦連声嚷着：“大吉大利！大吉大利……”老是把木瓢凑近木老爷的嘴边，木老爷只好硬着头皮喝完了。

“也叫你尝尝滋味！”阿一旦心里暗暗咒骂着。

木老爷喝完了凉水，一連打了几个寒噤，又不断地打起飽隔来，感到有些不舒服了。

“阿一旦，公喜？母喜？”木老爷以为阿一旦的老婆生了娃娃，假装着几分关心的样子問。

“沾福，沾福！”阿一旦滿臉陪笑，答道：“公喜也有，母喜也有，小花也有，四眼也有。”說完，就用手指向牆角边。木老爷一看，原来阿一旦家的母狗下了一窩崽，大約四五只，在母狗肚皮下列钻，唧唧咕咕地叫着吃奶呢。

这真扎木老爷气坏了，想扭住阿一旦毒打一頓，但是阿一旦已經溜走了。

赵淨修整理

拿 魚 去

在丽江城西面二十多里地方有一个刺是海。海里魚很多，特别是鯽魚。每年到了二三月，海水經常干涸，即使不干也是很淺，这是捕魚最好的时候。

一天，木老爷正在獅子山^①下游逛。阿一旦一手拿着一

① 獅子山，丽江城內的一个小山名。

个笕箕，正忙着去舂米，从木老爷身旁经过。木老爷忙喊道：“站住！站住！”阿一旦只好站着。

“阿一旦，你很会开玩笑，今天你能马上跟我开一个玩笑吗？”

“唉！哪有时间和你开玩笑呀！老爷，我马上要去了，”阿一旦装出急于要走的样子说。

“你到哪里去？”

“你没听说吗？刺是海的海水干了，拿鱼去。”

“啊——真的吗？赶紧给我备马，我也去！”

“你骑马走的快，我走路走的慢，让我先走一步，请你叫别人给你备马吧。”阿一旦装着焦急的神情，说完，就匆匆跑走了。

木老爷一听说海水干了，心就慌起来。“捉鱼就得趁早！”他嘴里唠叨着，就赶紧叫人备了一匹骑马和两匹驮马，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刺是海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海水，起着一层层的波浪，有几只小船在远处浮荡，野鸭子这里一群、那里一群，呱呱地叫着、飞着，在水面上扑打着，哪里有阿一旦的影子。

木老爷又上了阿一旦的一回当。

赵净修整理

上 楼 下 楼

一个夏天的中午，木老爷在楼上月台口歇凉。他看见阿一旦在院子里做活，就喊道：“阿一旦，你有本事叫我爬粮架，今天你能叫我从楼上下来吗？”

阿一旦說：“叫你从楼上下來有什么希奇，我有本事叫你从楼下到楼上去。”

“真的嗎？”

“当然嘍，你不相信下来嘛！”

木老爷蹒跚地走下楼来，口中直吐大气，头上也冒出汗来，他搖着头說：“噯，看你怎么叫我上楼去。”

阿一旦哈哈笑道：“你不是要我叫你从楼上下來嗎？”

木老爷又上当了，但还是老着臉皮說：“阿一旦，你不是說你有本事叫我从楼下上楼去嗎？”

阿一旦不慌不忙地說：“这有什么困难，我有本事叫你从楼上下來，当然也有办法叫你上楼去。現在从头做起吧，你去楼上站着，看我显本事。”

木老爷拖着拖鞋，費力地爬到楼上站着說：“阿一旦，你叫吧，叫死了我也不下来！”

阿一旦捧腹大笑說：“你不是又上楼去啦！老爷，你真听话。”

木老爷站在那里气得直喘气。

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学丽江調查队整理

艾伊里 赵淨修执笔

阿 一 旦 唱 戏

三月間，百花盛开，到处都桃紅柳綠，丽江每年举行一次的三月龙王会又开始了。邻近各区各县的人都来赶龙王会。

会上熱鬧极了，只見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会上又請来大理的戏班唱戏，多才多艺的阿一旦也参加他們的演唱。

阿一旦很爱去参加戏班唱演戏。木老爷却大不满意，因为要誤工。他和戏班的班长商量，要扯阿一旦的台，讓他在观众面前丢丑，以后不敢再唱戏。

有一回唱《轅門斬子》，阿一旦唱孟良，戏班长唱焦贊，这两个人物一齐出場，自白名姓，唱焦贊的說：“我焦贊、孟良是也。”意思是要使阿一旦沒有白場。阿一旦接着說：“我是其中的一个。”把观众引得大笑起来。

又一回，阿一旦唱康孟尝，上高座时，高座突然垮了，把阿一旦摔下来。阿一旦赶紧向場面打招呼：“倒板！倒板！”他唱倒板道：“康孟尝，自不小心跌下来。”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原来高座是戏班长故意搞垮的。

阿一旦觉得戏班长处处难为他，非常气愤，也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有一回唱《三鞭換两鎗》。阿一旦唱尉迟恭，戏班长唱秦叔宝。唱到三鞭換两鎗的过場时，阿一旦对戏班长說了声“請了”，就举起木制的粗鞭，用尽平生气力，着实地把戏班长打了三鞭。戏班长痛得几乎叫出声来，但为了維持面子，只好咬紧牙关忍受着。輪到秦叔宝打尉迟恭了。阿一旦用鞭架住了鎗道：“我的鞭这么重，从来还没碰到过能挨一鞭半鞭的人。今天这小子連挨三鞭，面不改色，真好汉也！世間既出了比我高强的人，我活着有何意思！”說完，就退后一步，拔出宝剑向脖子一抹，做了个自刎的架势，就下去了。却使戏班长呆在那里，

·不好下台。

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学丽江調查队整理

艾伊里 赵淨修执笔

学 狗 叫

木老爷对阿一旦真是伤透了脑筋，但又无法处治他。自作聪明的木太太看出了老爷的心事，想了好几天，想出了一个治服阿一旦的办法。她連忙对木老爷如此这般地說了。木老爷连连点头，伸出大拇指說：“妙极！妙极！”

太太再三再四叮囑他：“記住，千万别再上他的当。万一出了漏子，”太太摇了摇头，加重語气說：“不但你这个老爷学狗叫的名声傳出去可真丟臉，还要白丟五两銀子。”

木老爷挺着胸脯，拍着大肚子說：“保險！保險！”

阿一旦来了，木太太伪善地陪着笑臉說：“阿一旦，老爷几次都吃了你的亏，今天，我来和你打个賭，要是你能使老爷学狗叫，就給你五两銀子，要是不能……”太太把笑容一收，露出母夜叉般的臉相說：“你就得規規矩矩地在我家干一辈子的活路，不許搗蛋！”她說罢向木老爷献媚地微笑，木老爷似笑非笑地咬住了嘴唇，他似乎很得意。

阿一旦右手抓着后脑勺，伸了伸舌头說：“这怎么使得，我在你家干一辈子活路沒有关系，若老爷学了狗叫，岂不成狗啦，要不得吧？”

太太不耐烦地說：“这不用你管。”